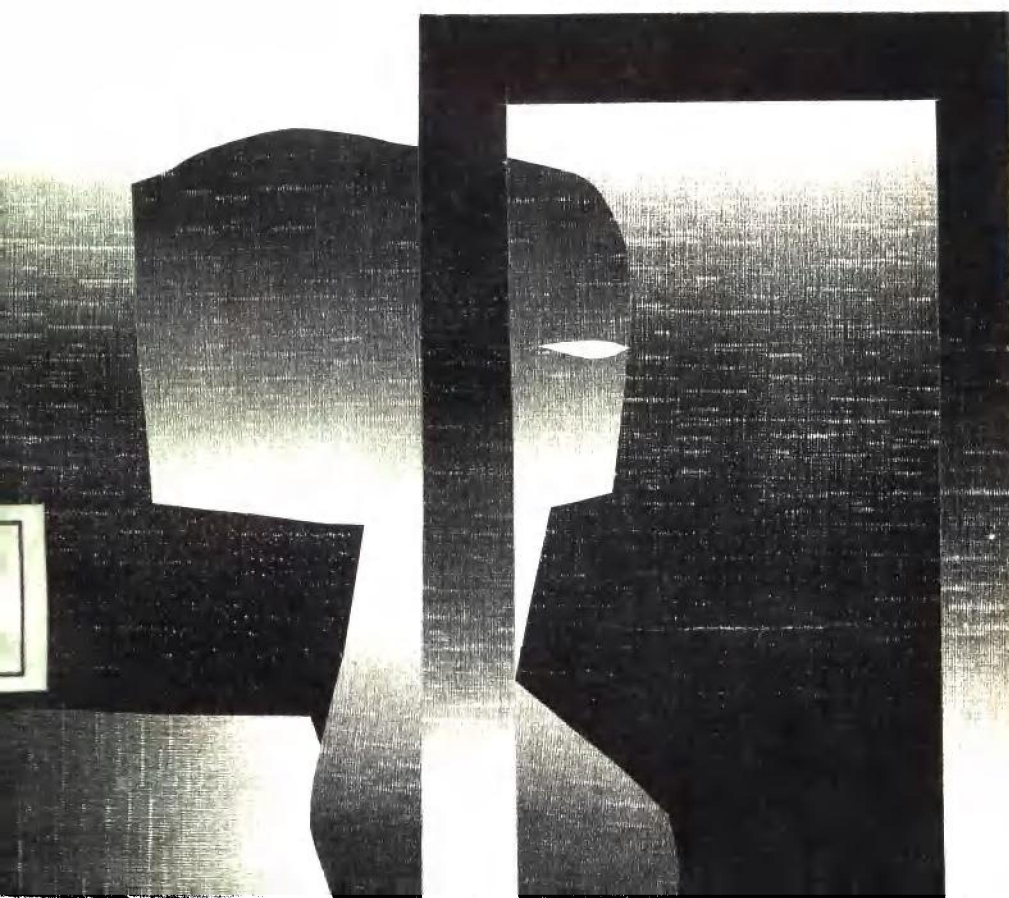


白色台阶

邓建永

致

已经过去的 '85 国际青年年
和我们这个时代的共同朋友



1247.5
2957

BK81113

白色台阶

邓建永



致

已经过去的'85国际青年年
和我们这个时代的共同朋友



内 容 提 要

许多偶然，构成了人之外的必然世界；许多偶然，也构成了人的内在世界的必然。这部小说正是立足于此，向读者述说它的主人公以及关于他们的故事。男主人公陶乐原是个真诚少年，受了同班女生欧允惠的戏弄后怒走西北。他没有成为盲流，当了一名地质队员，后发愤考入大学。毕业分配后却于意外之中巧遇欧允惠的妹妹、青年教师欧允萍。这是一个美丽脱俗的少妇。当他们深深吸引时，理智与情欲，合法与非法、传统道德与当代意识，使他们发现彼此已临深渊……

这是一部情感小说，但作者以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笔触，剖析了现代社会各色人等的灵魂，并对人生命题作了精到的阐释，使作品超越题材本身而增强了丰富的哲理内涵。对现实生活的超验性描述，又使作品突破古典现实主义模式而具有新现实主义的品格。因此，该小说对文学的当代性作了一次有益的尝试。

白 色 台 阶

邓 建 永

*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12.25印张 2插图 275千字

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7,250

ISBN 7—5329—0065—7

1·58

统一书号 10331·321 定价 2.55 元

责任编辑：刘焕鲁
封面设计：韩济平

1987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

我想告诉你，真的
失去的不会再失去
拥有的还会再拥有
——弘石《无题》

关于主人公之一的
陶乐的简短编年史

- 1957年 生在武汉 后被妈妈送回甘肃老家由奶奶抚养 吮着老人嚼碎的花生浆光着屁股长大
- 1964年 回到武汉上学 他根本听不懂当地话被耻笑为苕货(即傻瓜)他没少打架没少挨打
- 1966年 运动开始 曾任胡同儿童团第十八分团长 负责纠察骑车无铃无闸无灯的违章者 不幸的是该群众组织第二天便自行解体
- 1972年 临近初中毕业突然出走新疆
- 1973年 下乡 次年招为地质工
- 1976年 春 一比一百万地质区域调查车队开进昆仑

山东段下卡尔苏维族村 嗣后 戏剧性地结
识了古丽尼莎

正午的太阳高旷虚缥，热风不断地从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刮来，越过山岗绿树林，进入七月里的大河滩，流水既窄又浅，裸出河床里的灰白卵石，被日光烘晒得波动蒸腾，反倒象条鳞辉闪耀的雄河，模样十足。

陶乐骑马摔伤了脚留在营地看家。睡醒一觉也没心思翻书，再说他讨厌地质，讨厌侏罗泥炭白垩寒武的什么纪和浑蛋地层之类。他喜欢小说却没有，于是他翻遍所有帐篷，终于在分队长栗阔帮的床铺底下拖出一瓶高粱酒，一瘸一拐地爬上陡坡，滚过土墙，击溃挑衅的恶狗，穿出白杨林走到斜街找老杨。

老杨是本村唯一的汉人，鞋匠，没名字，兴许是忘了。他早年逃难到新疆来就没回内地，传说他曾经发过一大笔横财，前后娶过七八个维族羊杠子^①，给他生了一堆维汉杂交的小巴郎^②，结果那些娘们儿统统倒戈，带着孩子离开了他，只有一条叫“球拉克”的瘦狗和老杨过生活。“球拉克”维语意思是羊皮鞋，鞋匠的狗自然有主人家的职业色彩。

地质队的进村后，很快就和老杨混得滥熟。一来爬山费鞋，二来老杨肚子里称得起“故事大全”，荤素皆备，品种丰富多彩，绝对开心逗乐。所以小分队的人只要进山回来，都愿意泡在鞋摊上玄谎^③。后来，人们渐渐知道了老杨的种种真假艳遇，便

①羊杠子：维语，媳妇。

②巴郎：维语，孩子。

③玄谎：新疆汉人方言，聊天吹牛之意。

大不敬地称他“播种机”、“配种站”，雅一些的便赐封他为“传播民族大团结的友好使者”，老杨不恼，咧开大嘴直笑。瘦狗球拉克也跟着主人憨厚地吡吡牙，摇尾以示亲善。但更多的时候是耐不住寂寞，去找母狗野合干它们默默无声的好事。它精力很旺盛，对大自然有某种天成的敏感、理解和亲近，生活得流畅，欢快，朴素，单纯，很少愁苦，狂嚎的光景也是动人的歌唱。

老杨正打盹，听见酒响，醒了。俩人默契一笑，收拾起摊子便相跟着往家走。老杨骨架特大，年青时准是膀厚腰粗的好汉，无所畏惧，可惜老了，骨头直响。忙了一阵下酒菜，他们上了土炕盘腿对坐，庄严地开喝。酒过七巡，划拳也划累了，老杨突然提议为陶乐这臭小子看看手相。陶乐从未听说过此道，觉得新鲜，伸过巴掌，一副毕恭毕敬的虔诚相。颇似维族人做“乃麻孜”^①。老杨从箱子里摸出断了两条腿的老花镜架在鼻梁上，象择蚤子一般仔细搜索捕捉着陶乐巴掌上的每一道纹路。

良久。良久。

“老杨头，瞧出啥啦？”陶乐觉得好笑。

“倒酒。”

酒斟满。老杨不言语。复又看陶乐另一只手。

“有啥？”陶乐还是想笑。

老杨嗞啦一声把酒喝光。

“倒酒。”

“说呀，老杨头！”

^①乃麻孜：伊斯兰教徒做祷告。

“倒嘛！喊！”

老杨眇斜着看陶乐斟酒，脸色变得沉郁起来。陶乐突兀地感到紧张，脑门上全是虚汗。再问，老杨扔掉喝空的杯子，满眼血丝，盯着房梁上的尘封蛛网，宽大老化的紫铜脸涨起阴森诡秘的浓雾。瘦狗呻吟。陶乐猛听得地下什么地方有挤裂的刺耳尖啸，吓得他面皮发紧，浑身起疙瘩。老杨敞着怀倚在被擦上醉眼迷离，喉咙深处哼唱着高原上苍凉的古歌调，无限深厚，幽远，朦胧，哀伤。眼镜早不见踪影，陶乐战战兢兢不敢再问下去。

外面的街上传来一阵急骤的马蹄声由远及近，带来高原上清新喧响的黄昏。奇晓老汉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事情将要发生，欲醉还醒地说起昏话，嘟嘟囔囔的，“……金木水火土嘛相生相克百转轮迴，你小子嘛无中生有无事生非飘来荡去的大豁口，你是命里占了水，呵哈到头来嘛你非落得个——”老杨咳嗽开了。

“嗨！陶乐咄！”

旋转的幻觉。陶乐迅速转过头去。他认为他是喝多了酒。

古丽尼莎气喘嘘嘘地站在门口的栅栏旁。夕阳差不多逆照在她那两条少女的栗色长辫上，金光灿灿，微风拂起乔其纱白裙子的下摆，小腿修长光洁，绯色的脸蛋上沁着汗珠，浅碧的蓝眼睛火烫地盯着陶乐，头稍偏着，扬着下颏，红纱巾散落到起伏的胸脯上，珍珠耳坠星星般地闪烁不定，几缕长发飘逸着随风起舞，动人心魄。她手里拎着马鞭，她的枣红马拴在树下，躁动不安地喷着鼻息。在古丽尼莎的身后是青盈浓密的绿树和遥远的殷红雪山。

陶乐将终生铭记这段黄昏幻觉，更无法忘怀火焰般美好的青春时光，每当他孤独痛楚的时刻，他就会情不自禁地把记忆磁带倒回高原下卡尔苏村的岁月，一遍一遍，时间和空间相互吞噬着，却消除不掉这段磁带，永远清晰，永远明亮，短暂欢乐里浸透漫长苦涩，期待神奇的热烈常使他冷泪潸然，焦灼动荡，他倒回去，看着古丽尼莎娇好火热的蓝眼睛。

陶乐知道古丽尼莎四天前跟父母去夏季牧场。“古丽尼莎？”

“喂！快来呀陶乐！”

“你怎么啦？”

“我要看见你！我想你！”

陶乐发现鞋匠已经鼾声大作，他跳下土炕，抱起扑过来的少女，心想这不再是幻觉，灼人的拥抱还有温润娇红的嘴唇实实在在。夜里，他们溜进陡岸上那成熟丰硕的香杏林，相互拥吻着，热风依旧不断吹来，涨水的河滩骚动不安，他们汗水淋漓，喘息，低语，无法克制，激动人心，又紧张，又恐懼，一股巨大的力量正把他们推向漩涡。陶乐挣扎，他想逃走回到岸上。“不不，不能！不！不，别这样……我不行不能！不！不！”

“古丽——”

“陶乐——”

激流把他们卷入漩涡，无法回到岸上，两人同时瘫软在温暖的土地上，她的发辫散开，纱巾脱落，他们始才发觉高岸上的大地也是灼热的。于是，美好的青春之船鸣响汽笛朝灯火辉煌的彼岸开航，无论途中出现大雾还是风浪，激越蓬勃的欲望汹涌澎湃迴环震荡。他们沉溺。沉醉。手与手。脚与脚。唇与唇。身体与身体。焦灼与焦灼。陌生与陌生。波动与波动。痛

苦与痛苦。欢乐与欢乐。呼唤与呼唤。应答与应答。新大陆与新大陆。温柔亲切与亲切温柔。辗转与辗转。缠绵与缠绵。当他们突然窒息的一瞬里，夜空中缓缓升起一道暴风雨后的旖旎天虹，横跨高原夏季的深邃星空，五彩缤纷宛似光焰璀璨的北极之光，闪烁晃动如泣如诉绚丽堂皇，依稀缥缈依稀缥缈是谁都要经历的依稀缥缈……

过了很久。

陶乐用臂肘支起身子在黑暗中摸索。风起了凉意，他突然手指触到一块潮湿的地方。幽暗里，那片土地是深褐的，散发出铁腥味。他顿悟。古丽尼莎紧紧地依偎在他胸前、灼热、温顺，默默无言。那耳坠上的珍珠闪烁光泽，陡岸杏树林里温馨宁静，树叶飒飒响轻柔悦耳。后来，他摸到衣服，掏出莫合烟卷着。划火的刹那里，蓦见古丽尼莎脸色苍白紧闭着眼睛。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我还要爱你，爱一百遍一千遍！”

“我也一样。”

“来吧你爱我！”

古丽尼莎的声音兴奋地沙哑又如此甜润感人。陶乐捻灭烟，俯身去吻她好看的蓝眼睛，却意外地碰上了温暖的泪水。

“你哭了？”

“没有。”她的手从陶乐背后伸过去，搂住他的脖梗。陶乐轮流吻着那两只湛蓝湛蓝的宝石花，心中洋溢着幸福的感伤。古丽尼莎轻轻推开他，捂住脸咯咯笑起来，象竖琴的弹奏，在树林里震颤，长久感染着十九岁的地质工陶乐。他愣怔着，手摩娑着古丽尼莎滑润的肩膀。古丽尼莎的手再次拢住了他，朝

下坠。漩涡又一次让人晕眩。那对小乳房紧贴在他狂跳的胸口上，温凉愉悦，富有弹性……当他们再次回到岸上仰面朝天望着夜空的时辰，陶乐想起古丽尼莎节日之夜烛光下弹着都塔
尔^①唱的那首突厥民歌——

ayaum angar səwük
bizni tapa nə əlük
kəqtng yazı kərik
kirlar ədiz bədük
küglar kamug tüzüldi
iwrik idix tizildi
sənsiz Өzüm üzəldi
kəlgil amul oynalım^②
……
……

古丽尼莎的头发被夜风吹起，她拢了拢，说：

“我会给你……陶乐，我要给你……”

“哎哟，古丽——什么？”

“我要给你生个最好最好的巴郎！”

“嗨，那太棒啦！我们生他一个班的巴郎怎么样？”

“那我试试。”

“还有吗？”

①都塔尔：维吾尔族民间弹拨乐器一种。

②歌词大意是——我对他说，亲爱的，
我们见面多不容易，
你越过了辽阔草原
翻过了高山。

歌声悠扬，杯盘已摆起，
不见你我忐忑不安
你快来吧
让我们一起欢乐。

“我还要给你卷莫合烟呢！”

“对。还有么？”

“有——，我还烤饻^①，做手抓饭，放葡萄干，香喷喷的。我要学你们汉人做饭，那叫什么？扁扁的鼓鼓的用水煮着吃？”

“饺子。”

“对呢，我给你吃饺子，给你晒被子，给你唱歌……”

“唱歌吧，古丽！”

“现在？”

“对，就现在！”

“好主意吔！唱什么？我会的可多了。”

“就唱去年开斋节唱的。”

古丽尼莎轻轻在陶乐耳边唱起来，一遍又一遍，唱到梦中，陶乐热泪夺眶而出，怎么也止不住。他想，今生今世他不会再听到这样的夜晚里这样真纯动人的歌声了。

那天午夜，昆仑山腹地的下卡尔苏村骤然响起伊斯兰祈祷的鼓声，沉闷、急遽。有人在大声诵经。瘦狗球拉克呜咽着穿过香杏林，伫立在陡岸上痛哭失声。

老杨那鞋匠死了。

陶乐的谜底也就永远无法揭破。大雾弥漫。陶乐紧紧拥抱着睡熟的古丽尼莎，感到有什么东西在黯澹迷濛的潮湿夜雾里翩然而至。

风掠过。

……直到过了很久以后，陶乐才弄明白，那是两只金银花

^①饻：维吾尔族主食，面制品，近似烤饼。

斑纹的巨大蝴蝶。

1976年 9月 秋

陶乐在经历了残酷重创之后。

暴风雨之夜。他喝了整瓶高粱酒，把空瓶撞碎在大河滩里，偷出压满子弹的冲锋枪，骑马驰入雨中，直奔下卡尔苏村。

生活如此意外，如此残酷，这是他万没想到的，美丽的憧憬被瞬息间击得粉碎，这是他没想到的；巨大的鸿沟上虚幻之桥塌落了，这也是他没想到的。

他以为他成熟了，可他却放声大哭，十足的是个孩子。他在漆黑的茫茫雨夜中沿着大峡谷策马疾行。他抱定大家统统完蛋的谵妄信念义无反顾，再也不期待会出现夏天七月的奇迹和狗屁的彩虹。他妈的这卑鄙世界！他妈的这群臭癞蛤蟆蛋们！

水淋淋的马突然惊悸嘶叫着前蹄腾空。

前面是咆哮汹涌的雪山河。

……那个狰狞凶险之夜，陶乐几乎丧生。

那样，我们的简短编年史就可以到此结束了。没有惊心动魄的英雄故事，没有惊天动地的拓荒业绩，没有光彩夺目的辉煌瞬间，没有可歌可泣的感人乐章。但短暂的十九岁会变成永恒的十九岁，一个平凡的生命中已经历了爱的激情也经历了死的实况，无以缺憾。你还要求什么？你还浪掷什么？你还忧虑什么？你还痛苦什么？没有了。都结束了，陶乐。

——然而，有人追上了他。
是区调分队工程师、分队长栗阔帮。

1978年 夏

陶乐告别高原，没再回头。

[第一部]

I

当严酷的选择使我痛苦的清醒
我竟意外地发现
自己并不属于

道路

——弘石《无题》

在溟濛夜色里
你听到了
轻声呼唤

——弘石《无题》

午后的北京站。钟声震荡中他办完中转签字，又穿过马路进邮局给地质学院拍电报，然后，他走到熙熙攘攘的丁字路口出神地愣了半天。去看看刚分手的同学？或是给他们打几个电话？他还是打消了这些念头。问题是你没什么可说的，他想。京都节奏很明快，女孩儿们的新潮服装使人眼花缭乱，宽长的

街面上掠过绚丽缤纷的车队穿流不息，原先贴标语刷宣传画的地方换成了醒目的TOSHIBA（东芝）广告。他漫无目的心神不定，险些没让戴红袖章的大娘罚五毛钱的公共卫生款。老太太尽管态度有点“那个”，但维护生态平衡制止空气污染还是对的，也很不容易，应予嘉奖。

一九八二年九月的第三个星期二，黎明时分由北京开来的那趟快车下坡的途中开始刹车，渐靠塞上古城青羊河站，中文系78级毕业生陶乐没等车停稳就背着书包手拎提兜跳上站台。他看看表，五点十分，整整晚点一小时，女列车员睡眼惺忪地冲他颌首致意。“谢谢你哟，多亏帮忙。”她样子有点缙缙，南方人，说话带齿香味，陶乐露出苍白笑容，“祝你们好运气，正点回家。”

“你不冷么？”

“没事，挺凉快。”陶乐嘴说没事，可心里却暗自叫苦，他把这个小镇的天气估计错了，虽九月但此地早晚已有几分寒意，可糟糕的是他把衣服全打进行李卷，这会儿只穿着短裤汗衫。

“喂，从这边出站。”列车员指给他看。他点点头。“希望下次还坐我们的车，我带你去餐车吃饭，不要钱的。”

“那可没准儿，”陶乐停住脚又转身说：“等我没饭吃了就来找你。”女列车员逗笑了，“记着，我们是第二女子包乘组。”

“好咧，再见第二包乘组！”

陶乐说完旋即跨过铁轨朝站外走，昨天夜里车上的事可真够滑稽的。有个醉汉上车撒酒疯，围着列车员癞皮癞脸地纠

缠，醒着的旅客伸着脖子看实况却没人制止猛壮通红的大汉，陶乐认为袖手旁观实在是血性男儿的耻辱，他在没多少把握的情况下走过去。一场混战两分钟，那家伙给塞进厕所浇了桶凉水才醒过味来。列车员充满真诚地望着侠义英雄。陶乐想，如果她要是知道我在大学武术队里只能算最臭的运动员，没准会当场晕过去。

出站口没人检票，也没人接他。他在广场上转了一圈，见有地院新生接待站的横幅便走过去。可四周没有动静。难道他们都埋伏起来专等我落网吗？陶乐被自己这个奇妙的想法逗笑了。他等了一阵，仍旧没情况。寒气很大，他冷得直发抖，候车室里也肯定强不到哪去。与其坐以待冻不如争取主动，于是陶乐决定举行马拉松。他紧了紧鞋带便开始奔跑，一路打听着想多活几年而锻炼身体的当地人。天色渐渐发白，古镇悄寂地显露出来。黄土城墙青砖古楼和一溜低矮的小店铺暗示这里白天很繁华。

起风了，潮乎乎的，紫黛的大流苏上下翻卷，不时有焦脆的杨树叶撞到他头上，远处朦朦胧胧有一列环形山把古城围绕起来，显得萧瑟古朴凄凉。短裤党长跑家劲头十足，仿佛是奔84洛杉矶奥运会金牌去的。半小时以后，陶乐跑过柏油、水泥格、石头子和炉灰碴各色路面，感到还没进入市中心便已经到了郊外，一股股沤粪味使他迷惘。这时他望见了皇城桥的水泥桩和曲折的大堤，他跑上桥去就看到了又陌生又熟悉的青羊河。唉，他的救命恩人粟阔帮曾经多少次从这个桥上穿过呢？分队长怀念这里和这座木桥——这不错，当年粟阔帮上学的时候这里是木桥，但那间学校呢？粟阔帮没有告诉陶乐到了三岔路口应该朝哪边拐。